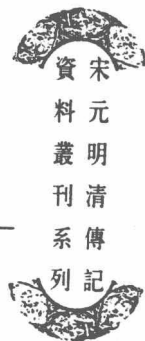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代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15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杜大珪 撰

名臣碑傳琬琰集 中卷九—四八

宋刊本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張翰林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與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

太常博士監冻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閭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之富恃貴刑恃曠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䟽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目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灾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䟽言天灾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倉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鹽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勾院歷鹽鐵度支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

青齊僕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稅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父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湏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其鄉其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賈翰林黯墓誌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先是君病且革天子遣使挾太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葬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刻文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沙子公明封于賈遂以爲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諱黯字直孺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于鄧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曆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遷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知制誥明堂覃恩遷右正言君年少

方進用遇事感歷數上言朝廷 仁宗識君手書常嗟員之御史
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將以事見 上尚書郎杜樞獨出班問所
以留班狀久之貶樞監稅衡州蓋樞嘗駁開封府張彥方獄而事
連權貴人人皆知以此得罪也而莫敢言君爲力言之其後諫官
御史皆爭事 上前不能止因詔臺諫官自今須繇閣門自中書
俟百然後得上殿君又言曰群臣獨得與 上論事惟諫官御史
爾今旣不得時見上萬一有非常上何繇得聞邪固請整舊制彰化
軍節度使狄青爲樞密副使君以謂 祖宗定天下而立勲勞者
多武臣然未嘗得與議帷幄者今承平之日久而驟用青行伍中
使四夷聞之以謂朝廷臣無如青必有輕中國之心又宿衛諸軍
見青尊寵若此皆傾心歸之此尤不可不察遷三司判官同修起
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
銓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爲領文
書澤始去發喪旣服除日求磨勘君言澤與其父不通問者三年
借緋匿喪是豈爲孝乎率使坐營田里晉州推官李亢嘗入粟得

官後以罪引去它日應舉及第當改官始自言其嘗以罪去也君曰士之罔冒其罪可置乎遂奏罷之福州推官劉林在銓侯引對而自以曉星氣挾此以游公卿之門君乃奏以爲靈臺郎於是士人之知術數者不敢以自名君初情起居注見天子退朝御過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與聞至是因請修起居注入與經筵遂爲定制嘉祐元年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尋改許州明年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思歸南陽旣至家而疾篤君亦自移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郢州已而離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趣還之句當三班院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先是朝廷以京朝官每三歲輒自言求遷官非所以敦實廉讓也於是詔當遷者有司爲舉行之而朝士之近名者輒或辭磨勘至數移督之不得止君以謂鄉者使其自言而士之不求進者宜有以旌異之今無復自陳之嫌則士大夫何以辭不厚磨勘也是亦

矯妄之人微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皆無益風化且考課之法豈特以歲月遷亦將稽其殿而黜之請九弊磨勘者有司不復督中書爲籍記之其後雖甚久皆毋得輒遷朝廷從君言於是偽辭磨勘者不復至矣十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君御下方嚴所至人莫不憚之府吏舊七百人而諸嘗以罪去而復叙者皆籍外補之蓋嘗數百人公乃奏爲條其得復叙者湏俟籍中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它官者更七次則一遷於是它官之請者歲不可勝數至有一事累請而爲兩役者君又奏爲條以其從事之所難者始得爲次數餘悉罷之於是府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唱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 仁宗見執政問賈某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今天子即位遷中書舍人詔撰 仁宗實錄更群牧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 上方親政事數進見具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在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不求備四

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是時選尚德宗公主君言
曰國朝公主下嫁皆以祖爲父以父爲兄非所以正人倫之道也
願詔諸公主下嫁如唐故事令盡其見舅姑之禮有司議濮王稱
皇伯而不名朝廷下其議三省君勸上從有司議未報八月京
師大雨水君時已寢疾復兩上疏以爲簡宗廟違天時則水不潤
下濮王議宜以時蚤決以塞天變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
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纔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延隱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閣門樞密父汶著作佐
郎致仕贈少府監母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它日能
自顯則往迎之君卒迎陳母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太君
九四娶馬氏任氏周氏皆蚤亡最後娶薛氏今封延安郡君二男
子長元素蚤亡次上彥太常寺太祝五女子君所著文集三十卷
尤長於議論云銘曰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
得志而不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
盡其所蘊則其澤之施於天下可勝旣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文忠公范

仲淹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來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旣成遂爲國相父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政筠州從事

秩滿以績庸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
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
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
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
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
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 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
名重 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
滑臺齊魯承其弊 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
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 天子患之命丞相暨
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
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旣就進度支外郎
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
以納之縣官苦其瀆公視德博間地惟饒沃救粟易歛又河渠通
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糶方舟順流集于邊廩
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

充轉運使賜三品服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賈其息而農得以休 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

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爲邊事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以恩威即時向順還 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

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躋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 上知其才拜樞

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 章獻太后泣曰 先帝崇

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興復之意因抗言曰 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

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知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 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 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

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嘗機務知無不爲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

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遺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厲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

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

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旣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

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

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駟衆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

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陴

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

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

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

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

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歟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

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

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旣沒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

吏民百數詣闕號許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
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
許朝覲 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安撫關輔之勞
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陽漫淫汝
洛間 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
歸者半戮者半民樂業歲乃大登 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
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 朝廷從之軍中往
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 上乃止公保釐三
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嘗志在補益奏
藁累篋及其沈痾聞 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
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
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童昌期論
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
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
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

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
公一年卒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
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
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
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
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
異孳孳豈陰德之在歟其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其善狀求爲
之銘

邦之偉人 念德不怠 勤勞王家 四十七載 入輔樞軸
作爲股肱 皇猷克贊 天眷是膺 出臨藩宣 允專節制
蹈乎憂患 濟以忠義 政本乎仁 行執乎恭 風興夜寐
則善之從 歲月靡靡 終于壽紀 典禮具舉 神靈以喜
葬于先塋 舊植青青 子孫尚蕃 承祭祀兮惟寧

張樞密奎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